

文学艺术界每年都会有各种奖项产生，有走星光大道和红地毯的，也有捧着奖杯奖牌的，风光而热闹。最冷清当属文学奖了，因为影响最小，奖金也最少，主办方也尽力找了赞助单位，努力、热闹着把奖发下去。也算是完成了一桩心愿，在年终总结时，可以堂而皇之地算作是一项浩大的工作业绩。

每一次评完这种花样繁多的奖项后，各种媒体和圈子里，都会以民间的形式议论上一阵子——诸如某人的奖是通过什么关系拿到的，某人又在评委身上花了多少银子，云云。各种说法竞相流传。

以往，在资讯尚不发达时，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可以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消息传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奖项是由评委们评定的，评委是

博客丛林

把艺术还给人民

石钟山

人，不是神，身处如此浮躁的社会，别人再做一做工作，花一些小钱，说些情感话，评委们焉能不情感做事？

每一届各种奖项评选前后，最忙碌的莫过于评委的手机和银行卡了，评委们的电话费增加了，银行卡数值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

作为奖项的设立，主办方的初衷永远是美好的，希望制定一个游戏规则，在规则内评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凡是有规则的地方就有潜规则，潜规则的游戏永远比制定的规则要好。

有些民间或行业类的奖项，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给圈外人留下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助于消化和睡眠，不就是个玩嘛？！娱乐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当然，也包括台前幕后。

更有甚者，竟将这种评奖的潜规则波及了一些政府的奖项，变相地变成了政绩和业绩。你坚持、你清高，没人不允许，其结果就是靠边站，孤独地享受着一份清冷和寂寞。

其实，这种现象圈内圈外的人都知道，别人不说，为什么我要说？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直的人，有责任的人，同时，又是这个圈内的人。为了让圈里圈外都干净一些，我说了，也做了。只有干净了，我们才能在圈里多玩几年，如果有一天，圈内圈外都烂掉了，想玩都没得玩了。

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有一颗定盘的星。把颁发奖项的权利交到人民手里，让各种“家”和大师傅真正活在人民的心里。

中国的《诗经》、《论语》和“四大名著”，没听说获过什么奖，但它们一直活着，活到现在有越来越旺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人民的，而不是少部分讲“情感”，评出来的。

艺术来源于人民，那就将其归还于人民手中吧。

随笔

你最在乎什么

陈鲁民

《论语》中说：“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他提醒大伙要戒的东西恰恰也是人们最在乎的，年轻人最在乎的是爱情，为了爱情，可以舍弃金钱、地位，甚至生命。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元好问亦有同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那些私奔的、殉情的，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人到中年，爱情多成了“过去完成时”，老婆孩子都齐了，最在乎的是事业，但事业不论再辉煌耀眼，其实根子还是“名利”二字。事业的成功意味着要打败一个个竞争者，有时甚至不择手段，斗得你死我活。

渐入老境，事业基本上画了句号，早先曾经很在乎的东西也渐渐看淡，便对身后生出种种恐慌，养老、治病、子女安排，都时时萦绕心间，而这些事的后盾，都要靠金钱来支撑，于是，原先并不太在乎的金钱，便成了一些老人或半老人最在乎的东西。如果手中还掌有权势者，最容易在这时候伸手捞钱谋私，前赴后继的“59岁现象”，就是典型例证。

一般来说，人们都在乎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没人在乎那些唾手可得的东西。对于亿万富翁来说，他是不会在乎再多挣个一百万两百万的，因为钱对他来说几乎就成了个符号，当然，要是让他给穷人给社会出点血，他可能又成了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毕竟盖茨还是少数。

幼儿园的娃娃最在乎老师的表扬，在乎发了几朵小红花；学生最在乎自己的分数，“分，分，学生的命根”，当然，也有那“六十分万岁”的顽主；运动员最在乎比赛成绩，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肯定不是好

运动员，尽管刘翔只有一个，郭晶晶举世无双；演艺明星最在乎自己的知名度，有多少“粉丝”，上了几回封面，拿了几个大奖，因为这决定着自己的片酬和出场费；模特最在乎自己的身材，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牺牲这么多乐趣，就是为了T型台上那短短几分钟光彩照人的形象；“博客”们则很在乎自己的点击率，为此不惜借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人最该在乎的是身体，这是本钱，可许多人偏偏不在乎，为了挣钱拼身体，结果是前半生用身体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换身体；为了名利耗身体，功成名就了，身体也垮掉了；为了一些虚妄的目标熬身体，目标达到了，也去日无多了。所以，人往往要生过一次大病，死里逃生，才能醒悟到生命之宝贵，身体之重要。

人们曾经在乎许多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到后来醒悟过来，才发现后悔莫及，而有许多本该在乎的东西，却毫不在乎地浪费掉了。譬如，恋爱时太在乎对方的相貌、学历、门第，而忽略了人品、素质、感情；干什么事情太在乎外人怎样看自己，因而缩手缩脚，还不如像赵本山的小品《策划》里的那句名言：‘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当然，在乎什么，也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都要在乎你最重要的东西。



海南风情(摄影)

金铭

郑邑旧事

李克欧与香口饭店

王瑞明 利宝生

解放前，坐落在大同路西段路北有家香口饭店是出了名的。经理李克欧，1945年秋从陕西汉中乘郑选赴筹建，与人合伙经营，1948年8月正式开业。门面为三层建筑，后楼为二层，前后有楼房共80多间。楼下有餐厅，楼上是旅店，职工有80多人。饭店系湖南馆子，实际经营的是豫菜，兼营部分湘菜。以包办酒席为主，兼顾零客。店内聘有名厨陶永福、陶永和主理，还有姓谢和姓朱的两位烹饪高手帮办。为办出特色，饭店很注重质量，精于烹饪，经常亮出正宗豫菜佳肴和湘味招牌菜，招徕顾客。热情待客，服务周到，香口饭店要求伙计、徒弟，只要顾客进店，先给每位送上一条热毛巾，请客人拭面，随着就将茶沏好，请客人解渴，会吸烟的就将烟点上。用过饭，送来清水漱口，后拿热毛巾请净面。从顾客进店、进餐，到客人离开走出店门，这套服务程序受到客人的赞许。此外，香口饭店在待客方面，还有“敬菜”的揽客方法。就是在客人快吃完饭时，跑堂的送上来一道菜，并说：“谢谢几位照顾我们，这道菜是我们掌柜特意敬送的！”因此，香口饭店大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赢得了不少顾客上门就餐。

好。而且有很多国民党军、警、宪、政界要人经常光顾。直到郑州解放前夕，经理李克欧去了长沙，将饭店交给他人经营到1950年。

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李克欧的身份是当时中共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李克欧在郑开饭店掩护革命工作。1988年市饮食公司编写行业志时，曾收集到河南省民政厅和安化县长李克欧的情况：李克欧1895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外出，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49年以前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1949年6月受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的派遣，进行湖南汨罗地区的策反工作，不幸被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捕后，李克欧在严刑逼供下，没有暴露组织，保全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于1949年7月19日在长沙就义，临刑时英勇不屈，高声呼喊：共产党万岁！全国解放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956年12月1日追认李克欧为革命烈士。其事迹被载入湖南省《革命烈士名录》第八卷。

商都钟鼓

褊狭使爱迪生痛失诺贝尔奖

宋宗祺

今年是美国电学家和发明家爱迪生诞辰160周年。他在电灯、电话、电报、电影、留声机等许多方面的重大发明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爱迪生却没有获得世界自然科学的最高奖——诺贝尔奖。

那得从1884年秋的一个清晨说起。爱迪生从他小9岁的一个名叫特斯拉的人手里接过了一封推荐信。

“我认识两位伟人，你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位就是站在你面前的年轻人……”

信是欧洲大陆爱迪生公司的负责

人查尔斯·巴特切罗写来的。爱迪生对巴特切罗如此高度评价眼前这个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草草看了特斯拉的简历后，马上委派给他一份工作——完善直流电系统的性能。

特斯拉两年前进入欧洲大陆爱迪生公司工作。与爱迪生一起工作一直是他的理想。他欣然接受了爱迪生交

给他的工作，并且大胆地向爱迪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利用交流电流来产生电能。然而爱迪生的态度是冷淡的。谁都没有想到，“引狼入室”拉开了爱迪生悲剧的序幕。特斯拉后来成为爱迪生的天敌和克星。

一开始，特斯拉按照爱迪生的要求去改进发电站中的发电机。他研制出了20多种新型的直流电发电机，爱迪生为这些发电机申请注册了专利权，然而当特斯拉向爱迪生索取自己应得的那部分报酬时，却遭到了拒绝。令特斯拉更生气的是，爱迪生始终对他的交流电持一种敌视态度。特斯拉感到极度的失望，于是他辞职了。

19世纪末期，在爱迪生的主持下，直流电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应用。但在实用中，直流电暴露出无法克服的缺点：不能做远距离传输。特斯拉考虑采用交流电系统来代替直流电，它的突出优点是可以用很细的导线将电力远距离输送，并且做到低损耗。但是，特斯拉的方案遭到爱迪生的强烈反对。爱迪生到处宣称，采用交流电比采用直流电危险得多，并展开了一场针对交流电的中伤诋毁运动。为了向人们展示交流电系统假定的危险性，爱迪生在众多记者面前用高压交流电做了一系列可怕的演

示。他先是将一块铁板和高达1000伏电压的交流电发电机相联，然后再把一只小动物放在铁板上，瞬间小动物就会死亡。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人们对特斯拉主张的交流电望而生畏。

为了打破爱迪生的宣传，特斯拉也在舞台上进行了很多真正的“电魔术”表演。他特地制作了一个“特斯拉线圈”，以产生频率很高的高压。由于电流极小，对人体不会产生显著的生理效应。这样，特斯拉便在记者招待会上，用这种装置使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点亮灯泡，甚至还熔化了电线，使在场的记者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取得了极大的宣传效果。

这时恰逢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纪念，1893年1月，美国在芝加哥举办国际博览会。由交流电点燃的9万盏电灯照亮了整个会场。1895年，尼亚加拉发电站建成，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成功地将电流传输到35公里外的布法罗市，从而宣告交流电彻底战胜了直流电。此时爱迪生的直流电则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爱迪生本人更是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1915年，爱迪生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特斯拉则在193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但他们俩都没能获得这一奖项。一些人认为，正是那场“电流大战”，暴露出了他们人性中褊狭的一面。这多少让人们有些遗憾。特斯拉有教训，可是，更值得反思的应该是爱迪生……



山路原无雨 空翠湿人衣(国画) 陈染

连载

穿越死亡

朱秀海 著

“军长同志，A团参谋长尹国才向你报告：我团自昨夜23时奉命陆续撤出阵地，与K师换防，目前一切正常，请示！”

军长像上次来猫儿岭一样，匆匆抬起沉重的眼皮朝营地扫视了一遍，目光才回到他脸上来，问：“你们团长呢？”

“报告军长，团长不在！”尹国才心里又有点慌了：第一天的战斗过去，军党委就做出决议，以后严禁A团团长江涛和B团团长柳道明进入一线阵地。可是昨天夜里，听说二营的一个排在342高地南方谷底的前进阵地上撤不下来，团长又亲自赶去了。

但他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军长明显地不高兴了。他半转过身向着师长，不满地问：“陈师长，你到底有没有把军党委的决议通知给江涛同志本人……啊？”

师长红润的、胖鼓鼓的脸上现出一点难堪。他没有解释什么，师长一个人进了二号岩洞，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重新走出来。

“他去了342高地南方谷底的前进阵地，”师长生气地说，“估计眼下还在那里！”

军长突然发火了：“你再打电话到342高地去，让他们派人下到前进阵地上传达我的命令，要江涛同志把一切都扔掉，先撤回……你告诉他们，我就在这儿等着。”

两个小时过去了，K师S团团长从该高地报告说：A团团长江涛已率领该团二营四连一排安全回撤！军长直视着尹国才，说了一句话：“下午两点，让江涛同志到军指挥所来一趟！”

二

“……老陈，打完这一仗我就退休了，司令员让我以军区党委委员的身份同你谈一次话，要你以副军长的身份主持军长的工作，等待军委正式下达你当军长的命令。司令员要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提出下一步对江涛和柳道明两个人的使用方案。”

军长停下来。师长内心已经稍微平静了，他欠欠身子，试探地问：“军区党委对如何使用这两个人的，是否已有了大致的设想？”

“老陈，我的倾向是把江涛同志留下来做L师师长……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江涛。不瞒你说开始我也和

你一样。记得战前那个早上，我和你到猫儿岭视察，看到的却是一个明天就要打仗今天还在玩耍的孩子，他把战争看得如同一场游戏！”

“那天早上其实我是打算答应你们的请求，将江涛换下去的。但我犹豫了；换上来的那个人就一定会比江涛更强，主要是更有经验吗？即使在那天早上，江涛也有他的长处，他那个沙盘弄得不错，他打猫儿岭的方案从教学的角度看也是可取的。”

“江涛打得不错！”军长的语调高昂起来，没有A团在632高地地区的顽强战斗，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最让我惊喜的是：江涛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抗击天子山、翡翠岭两个方向的敌人，我曾认为他会坚持不住，但他坚持住了。即便632高地地区的战斗进行得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使用他在164、342高地地区的力量，使猫儿岭一线的防御没有出现敌人可以利用的空虚。对他的表现，我太满意了！”

军长沉默下来。师长抓紧时间动了动身子，换了一个坐姿。他明白这不是谈话的结果，在长长的一番铺垫之后，老头儿就要讲出自己真正要说的话了。

“老陈，我选择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以后你就是他的军长了，对他身上的弱点毛病知道得最清楚，他在你的领导下会长得更健康，也更快！”

三

这个时候，从342高地北方那被阳光照得苍翠欲滴的大山坡上，正有一支队伍迤迤走走下来。

这是一支不大的队伍，一支饥饿疲惫、军衣破碎、形容憔悴的队伍，其中几名伤员还被别人搀扶着，但他们又是一支轻松、欢乐的队伍，不知谁带头吼了一嗓子，其他人也跟着参差不齐地唱起来。

江涛就走在这支队伍中间。过去那种天之骄子式的孤傲神情不见了，一种新的、内在的沉思的光彩，悄悄地从他的面部和目光中显现出来……

那天黎明，他站在634高地主峰上向师指挥所汇报了C团三营九连昨夜收复该高地的消息，然后他就向师长请求了一个营的增援，换下了伤亡太大的C团三营。回到猫儿岭A团指挥所，从何晏那里听到了军长对A团在昨天战斗中起作用的极高评价。他成了公母山战争中的头号功臣和明星！

墨迹

曾子墨

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NA”字忧心忡忡，灵感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明天再来吧。”

新浪的注册并非中国，股东也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它是红筹，还涉及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市场部。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二十四) 不可思议的选择 2000年5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市场部。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